

# 年轮缓缓不急不喧



戴梦醒

这是我教书生涯的第六个年头。两年前,我来到这所乡村学校。校园是美的,甚至比原来城里那所更显开阔。教学楼周边有几棵玉兰,春来一树皎洁;长廊上覆着虬结的紫藤,四月里会垂下葡萄似的花穗;还有柚子树,秋后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,空气中浮动着清苦的香气。然而,当我第一次成为班主任,过去那从容的“旁观者”姿态,顷刻间被击得粉碎。

孩子的家长多在邻近的工厂做工,或开着大货车往返于城乡之间,晨曦而出,披星而归,无暇他顾。孩子们呢,则像是无人修剪也少人照料的树苗,自有其倔强又纷乱的生长姿态:排队时他们总站不直,左摇右晃;无论是课桌还是餐桌,总留下一片狼藉的战场;那些我在黑板上讲过三遍的题目,依然错得模一样。他们似乎习惯了被责备,眼神里早早筑起一层钝感的壁垒。我扯着嗓子维持秩序,板着脸纠正种种不是,夜里回到宿舍,喉头发疼,心里却更空落落的。我厌恶自己总

是蹙着眉头,厌恶空气里弥漫的、由我亲手制造出的紧张。我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那种教师——手里只剩下一把名叫“规范”的剪刀,目光所及,尽是待修剪的枝丫。

直到我发现一个孩子用锋利的小刀在手腕上划下细痕。“老师,活着没意思。”那一刻,长廊上的紫藤花尚未开放,只有枯硬的藤蔓缠着水泥柱。我握着那孩子的手,棉签蘸着碘伏,轻轻擦拭伤口。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,只是讲窗外那棵柚子树,去年结果时被风吹落了好些青果,可今年春天,它又默默蓄满了花苞。“疼不疼?”我问。孩子点头,又摇头,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。后来,他在作文里写:“老师是唯一肯拉住我的人,像夜里忽然亮起的一点光。”

光。我默念这个字,心里那点因疲惫和沮丧而生的坚硬,忽然裂开一道缝隙。

我开始学着,把目光从那些“不对”的枝丫上移开,去看整棵树的姿态,去想它扎根的土壤。那个沉迷手机、曾与父母激烈对峙的少年,我建议家长不再去强硬地夺走他的方寸世界,而是一起定下契约:每天黄昏,他可以拥有20分钟。从20分钟,到完成作业后,再到主动将手机交给妈妈保管。变化是极慢的,慢如银杏抽出第一片扇形的叶。他从抗拒来校,到趴在桌上沉睡,再到某一日,我见他挺直了脊背,目光跟着我的粉笔头在黑板

上移动。那天放学,他磨蹭到最后,塞给我一颗捂得发热的柚子糖,是自家树上结的果子熬的。“老师,不苦。”他说。我尝了,甜里带着一丝清苦的余韵,像极了生活本身。

真正的考验常在课后。深夜电话常如尖针刺破睡意:因为孩子写作业拖拉,一对母子竟对峙到凌晨3点。电话那头是那母亲崩溃的哭诉与无边无际的怨愤,我强撑着清醒,听,然后说:“让孩子先睡吧,明天我和他聊聊。您也休息,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。”春节期间,有家长因孩子拒写作业,怒吼着“不上学了”,我隔着电话,听爆竹声映衬下的咆哮,慢慢说:“我们先让孩子动起来,能写多少写多少。”还有家长在发现孩子深夜玩手机后,将怒火喷向我:“你们老师怎么教的!”我咽下委屈,等她气稍平,才缓缓道:“我们一起来想办法。”

最难忘那个秋雨天。一个男孩病了,脸色煞白。母亲在电话里声音尖利:“他就是装的!我没空接!让他自己去医院!”我看着孩子苍白的唇色,不像伪装。学校规定,生病的孩子必须由家长接回。”我尽量让声音平稳。“规定规定!你们老师就这么不通人情?我说了没空接!让他自己去,医院那么近!出了事我不让你负责!”忙音刺耳。

窗外雨打枯叶,一声声,又急又重。我送他去医院,雨伞切开雨幕,他忽然小声说:“老

师,我妈……不是针对您。我奶奶住院了,她厂里又赶工。”傍晚,那位母亲来电,声音暗哑,满是窘迫的歉意:“老师,对不起……我儿子回家批评我了。他说您对他很好,您也很辛苦,我不该那样说话。她絮絮说起生活的难——丈夫的缺席,医院的奔波,工作的重压。那一刻,我所有积压的郁闷都消散了。我听见了冰层之下水流的声音。

我渐渐懂得,教育该如何生长:必先让根须深扎,触摸土地真实的温度、湿度,接纳其贫瘠与丰饶,然后,才有资格谈形状与高度。

我变了。排队时,我不再吼“站直”,而是说:“看谁站得像那排紫竹,清清爽爽。”小组分工,我摆出“擂台”,让孩子们自选组长,按成绩“S”型组合,如自然林中高低错落的树木,各有位置,彼此支撑。班级事务,只要安全,便交由他们商议、执行,哪怕慢些,哪怕稚拙。

家长会上,我也不再罗列问题与要求。我们聊倾听,聊理解,聊尊重。我说,孩子手里的手机,不是洪水猛兽,那里面装着他们尚未学会应对的广阔世界与孤独。若想拿走一样东西,须先给予另一样更坚实的东西——用具体的生活和行动,去对抗虚无。我带孩子们清理杂草,种下向日葵;在玉兰树下,静听风过树梢,看花瓣盘旋告别枝头。

树就是这样生长的吧。向下,将根须深入黑暗,汲取养分,锚定身躯;向上,舒展枝叶拥抱光雨,不避风雷。它不急,一年只增一圈年轮;它不喧哗,只将所有的故事与风霜,沉淀进沉默的纹理。

风又起,紫藤花穗轻摇,光与影在青春的脸庞上跳跃。年轮缓缓,不急不喧。而教育最深的滋味,或许就是在这片并不完美的土地上,与另一群生命一起,固执地、缓慢地、向着光,长成属于自己的森林——一圈,又一圈。

# 那橘红色火焰

马克

初冬的早晨,东环路上涌动着薄纱一般的轻雾。顺着人行道往前方看去,环卫工老魏正在忙碌着。橘红色的工作服有些亮眼,他挥舞着手中的扫把,仿佛把晨雾搅动得更加活跃。

老魏在这里干保洁有四年了。年近六十的他来自河南安阳乡下,长着一副黝黑的面庞,眼睛不大,厚厚的嘴唇,看上去身体很敦实,说起话来嗓门儿很大,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。他说,一儿一女如今都在城里上班,家里的地转租给了一家农业公司,自己前几年来到城里务工,这点活累不着自己。

我见过老魏夏日里干活儿的样子。三伏天的大地上没有一丝风动,空气仿佛变得黏稠,树上的知了起劲地鼓噪,人行道上各种各样的野草经过雨水滋润比赛似地疯长。他经常弯着腰或蹲在地上清理杂草,工服的后背总是湿漉漉的。有时,他会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,在脸前挥动几下,换来些许凉意。我看到他的汗水顺着前额流淌下来,总是叮嘱他到马路旁的树荫下休息一会儿,别中暑了。这时,他常常会从保洁车下取下一个大号的水瓶,仰起头来喝上几口,然后取下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汗水,笑着对我说,和自己三伏天在老家玉米地里干农活比起来,这都不叫苦。

一年四季工作量最大的就是秋冬季节转换的日子。秋高气爽,隔几天吹来一次的冷空气,像是硕大的扫把,把树上的叶子不留情面地扫落一地。这些日子里,每天总会铺上厚厚一层金黄色的落叶。老魏经常用大编织袋清运这些落叶,一袋一袋地摞在车里,然后哼着豫剧《朝阳沟》的唱段“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——”,就用力蹬起车来。

又一个冬天的清晨,大地刚刚从沉睡中苏醒,郊区林荫道上涌动着淡蓝色的雾。我和以往一样,和老魏打了个招呼,他的脸上依然是往日的笑容。只见他的身后,落叶纷纷被他收拢归队进了保洁车上的大编织袋子,一条整洁的路面向着远方伸展而去。走出一段距离后,当我回转身再看老魏的时候,阳光下的那身橘红色的工服,随着他挥动大扫把时的弯腰起伏,更像一簇跳动的橘红色火焰。

# 初雪之后

沈俊峰

走累了,我坐在车里等。眼前阳光银亮,让人感觉不是那么冷。昨天落雪了,是今冬的初雪,可是路面上已经不见雪,湿漉漉的,能听见车轮驶过的黏滞声音。马路之外的地方,雪还多着,或雪白,或被行人踩得脏兮兮的。

前几天就有降雪预报,朋友圈里弥漫着无法抑制的兴奋。我感觉,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不喜欢雪。确实,我至今也没发现不喜欢雪的人。

昨天中午,我在市里与友人小聚,聊着天,看一眼天空,发现落雪了。雪不大,隔着玻璃,似乎看不见雪花的身影,但是,停在楼下的车渐渐就白了,只是白得缺少厚度。翻看朋友圈,知道这雪是从西北往东南,边走边下的。此前渲染得轰轰烈烈,说大雪将至,已把我们的期望值吊得高高的,结果呢,没有漫天飞舞的风急雪骤,只是这样轻巧巧、碎面似地洒下来。

傍晚从市里回家,路面已被薄雪覆盖,出租车跑得只比蚂蚁快那么一点点。到家,匆忙收拾一下,便急着赶去村里的小院。小院安静,地方大,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跑跑跳跳,站在划板车上来来往往,风一样你追我赶。我领着孩子疯玩,感觉天空降雪了,雪粒掉在脸上、手上,零零碎碎的寒。在这座城市生活二十多年了,深知每一块区域所领受的雨雪都是不一样的,城市太大了。现在,雪终于抵达这里。

福宝上课的地方在大市场的二楼。等待时,我把这个大市场转悠了一遍。兜了一圈,又回到停车地,干脆上车歇歇。旁边就是小区门口,两个穿马甲的人正在吃力地挖路边的石头矮桩。

开始化雪了,有点冷,寒气似乎无所不入。也不想发动车子开空调,耗油。歇得差不多了,还是去看福宝练武术吧。屋子里有暖气,孩子们的一招一式都有力量,有美感。看他们练了一会儿,热血便有些沸腾,觉得自己不应该松懈,应该继续勤奋做些什么。一时感慨良多,思绪翻涌,于是悄悄下楼,又跑到车上去,在寂静中赶紧把此刻的心情记录下来。

阳光仍然亮堂堂的,照着行人和路边的白雪。世界像涂抹了一层淡淡的金光。一只肥嘟嘟的喜鹊站在树梢上,喳喳叫唤几声,然后振翅起飞,抖起一片雪雾。

# 一口甜香是故乡

倪小红

我的故乡陕西省洛南县是盛产柿子的地方。每年秋冬,东坡的晨雾还没散,西岭的枝头已缀满“红灯笼”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山村,那时农作物产量低,柿子是我们过冬的果腹之物,是家家户户的“储备粮”。到了冬天,奶奶总会把熟透的柿子揉进面粉里,在大铁锅里烙出柿饼,金黄的外皮裹着绵密的内馅,咬一口,甜香能从嘴角飘到舌尖。奶奶还会把晒好的柿子皮和苞谷、麦子、黄豆一起在铁锅里炒得喷香,再用石磨磨成细细的粉。吃的时候用开水一冲,五谷的醇香混着柿子的甘甜,在唇齿间久久不散。

为了给家里添点零花钱,奶奶还要“暖柿子”。青涩的柿子带着点红晕,她小心地放进温水里,柴火要选细枝,“火大了柿子会烂,火小了暖不透”。过后,母亲便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暖甜的柿子拉到街上去卖。凌晨出发,晚上回来,来回四十多公里的路程累得她汗流浃背,柿饼都被汗水浸湿了。

家乡的柿子,从来都不止一种甜。火罐柿小巧玲珑,皮薄得像蝉翼;重台台柿扁圆如磨盘,橙黄的果肉松软无核;帽顶柿形如尖帽,肉质脆甜。

霜降是柿子的好时节,也是儿时最欢乐的时光。我和哥哥扛着绑了夹子的竹竿,提着竹篮往山坡上跑。柿子树不高,我们踮着脚仰着头,用竹竿夹子小心翼翼夹住柿蒂,轻轻一扭,果实就“咚”地掉进篮里。有时没夹稳,柿子摔在土地上裂开,我们也不心疼,捡起来擦一擦就往嘴里塞。

小雪过后,北方的天就冷透了。家家户户都会在院里搭柿子棚,四根木柱架起木板,铺上高粱秆,盖上竹席,把选好的柿子存起来,留到过年开春吃。冻柿子是冬日里的“限定美味”,母亲把冻得硬邦邦的柿子放进冷水里,不一会儿就结出一层薄冰壳。我和哥哥趴在热炕头上,捧着碗里的冻柿子,先咬开冰壳,再吸里面的柿汁,那股冰甜下肚,一天的寒冷和疲惫都烟消云散。

老家的亲戚发来照片,漫山遍野的柿子树,枝头又挂满了“红灯笼”。看着照片,我的眼眶突然就热了。身后是故乡,身前是远方。遗憾的是,我们总要在走了很长的路之后才会明白,最珍贵的,常常不在苦苦寻觅的远方,而是近在身旁。



鸟儿枝头啄柿子

# 冬叶美如春花

插云霄,它们总是谦卑自抑的。一年又一年,我稍微跳一下,依然能够够到低处枝叶。漫漫灯光下,黄栌尽收眼帘。一团殷红,一团深黄,一团翠绿,齐聚路灯下,有万丈宝光外泄。

渐而,低落心境被治愈——人在世间,健康平安地活着,一颗心追随四时节律,与一棵棵美丽的树相惜相知,岂不正是呼应着天地万物之美么?此刻此夜此身同在,该是多么幸运且值得感恩的事呢。

夕阳西下的湖畔,风一点点凉下来,人们如蚁如蝶,一个个自身边急速而过。独独我一个闲人,将一棵棵黄栌挨个看了一遍。我获得了什么?什么也没有,不过是被美给震慑住了。

湖畔的乌桕一年壮似一年,枝叶婆娑地殷红着,在它们身旁伴有低矮的晚樱。后者

的灿黄绯红一如小号呜呜咽咽。此刻湖畔的树林,分明就是一支壮阔浩然的管弦乐团呢。银杏作为金光闪闪的中号,确乎吹出了绚烂的宇宙之音,是冬之圆舞曲最经典的乐章。国槐亦黄了,与香樟并肩。后者好比竖琴,一年四季俱流淌着沉稳的绿之乐章。到了秋深冬初,正是香樟这份慈悲的绿,衬得乌柏的红格外明媚耀眼。世间万物似都有了一次新生。四季层层叠叠,忽荣忽枯,如涛如浪,春谢夏长,秋往冬来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

近日,惊喜于翡翠路的万千变幻。一路浩浩汤汤,皆为大江大河般的法国梧桐。高大蓬勃的树冠黄绿相间,路灯骤然亮起,又平添一层炫目之彩。黄叶满地,每一片,我都是爱的,金子一样可珍可贵。

势喷薄而出,宛如被囚地心亿万年的赤金巨人,挣断枷锁跃入苍穹。它肆无忌惮地倾泻着沸腾的光焰,天穹沸腾,织就一幅令人窒息的辉煌画卷。震耳欲聋的欢呼,让我感受到天地以其壮丽昭示,真正的磅礴并非摧枯拉朽,而是刚猛与柔韧的无间交融。终极的觉醒,常于喧嚣尽头,归于澄澈。

当肉体的攀登止步岱顶,精神的跋涉却因这块“以风霜为墨,以岁月为笔”的石碑、这场“灵魂洗礼”的日出,而迈向更高之地。

天象终会幻灭,世人无非时间长河的粼粼波光。真正的永恒,从不在于侥幸窥见吉兆天机,而在于当红尘浊浪滔天翻涌,你我心魂深处那面照见永恒的明镜,不容阴霾侵蚀。

于是,整座泰山在我心中熔铸为碑。“惟天在上”,非畏惧,乃敬畏;非仰望,乃自省。在尘世的喧嚣里,于平凡的日常中,记得那一方日出的位置与壮丽,铭记那7000余级台阶的来路,让每一次回望,都成为对“惟天在上”的领悟。这精神的海拔,我以此为尺,丈量此生,监察此心。

# 泰山日出的回望

员出身的双腿,此刻竟需刻意调整呼吸才能勉强跟上。困惑缠绕心头,终忍不住问道:“丹老,您这身体真了不起,常爬山锻炼身体吧?”他闻言侧首,喝口水,笑意漫过眼角:“爬山?没有。平时不过在院里院外散散步。”

凝视他沉静的背影,我想,他骨血里流淌着西藏高原赋予的千年清气,呼吸吐纳早已与天地共鸣;半生静心修炼的岁月,更炼出一颗澄澈如秋水的明镜之心。这般人物行走世间,何需刻意锤炼筋骨?他每一步落下,都如松针点水般轻盈,非因肌肉之力,实乃心境空明。

当最后一阶顽石臣服脚下,放眼看去人头涌动。此刻我们站在海拔1545米的极顶,忽觉自身渺小,又忽觉心与天齐。丹老用手

按住帽子,走进玉皇顶的古朴小院。这院落悄然静卧,然而一方石碑如沉睡的史兽摄魂般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,“惟天在上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,似以数百年前的风霜为墨,刻下嶙峋筋骨。讲解员介绍,这刻石是清代顺治八年钦差巡按郎等处盐政监察御史杨义题写的,“惟天在上”既是对皇权天授的效忠,也暗含监察官员“代天巡狩”的职责,亦警示世人“天理昭昭”。丹老道:“老话说‘人在做,天在看’。此‘天’,非泥塑金身之神像,乃是那不分贵贱、不昧因果、自在运行的宇宙正理。”此话令我震撼,哲思如针穿透灵魂。

此时,东方墨绸般的天际线骤然裂开一道金痕,旋即,炽热的熔岩裹挟开天辟地的威

苏丝黄

骑行湖畔,忽有风来,星星一样繁密的银杏叶鸟雀一样离枝,在虚空中翻卷,坠地,末了又被风送一程,滚来滚去……

无穷的黄叶像镶了一层金箔锡片,明亮又薄脆,纷纷沐浴着树下的人们,那感觉真是奇异。略微放慢车速,倾盼的刹那,湖之东面一片水域忽现眼前——碧绿深青的湖水倒映着小小一片森林。来回经过十余年,也未曾发现过,是今天的风吹落叶,让我的目光有了停留。那一刻的心,闲而静,才能捕捉到另一片湖的存在。

我一直与母亲同住。而今,我住进了她的担忧里。那是她混乱宇宙中唯一有序的星系,破碎语言里最完整的句子,走向永恒遗忘时手中紧紧攥住的、最后的行李。

窗外夜色深沉。在这日益弥漫的遗忘的黑夜里,我忽然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暖。母亲正走入她记忆的永夜。但在那片无边的黑暗中,仍有一颗星固执地亮着。

我与母亲同住。而今,我住进了她的担忧里。那是她混乱宇宙中唯一有序的星系,破碎语言里最完整的句子,走向永恒遗忘时手中紧紧攥住的、最后的行李。

窗外夜色深沉。在这日益弥漫的遗忘的黑夜里,我忽然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暖。

母亲正走入她记忆的永夜。但在那片无边的黑暗中,仍有一颗星固执地亮着。

窗外夜色深沉。在这日益弥漫的遗忘的黑夜里,我忽然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暖。

母亲正走入她记忆的永夜。但在那片无边的黑暗中,仍有一颗星固执地亮着。

窗外夜色深沉。在这日益弥漫的遗忘的黑夜里,我忽然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暖。

母亲正走入她记忆的永夜。但在那片无边的黑暗中,仍有一颗星固执地亮着。

窗外夜色深沉。在这日益弥漫的遗忘的黑夜里,我忽然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暖。